

致力于安宁疗护，创立济南市启明星生命关爱中心

向死而生，他帮300个家庭与死亡和解



陈健鹏(右一)致力于安宁疗护。受访者供图

记者 陈晨 见习记者 刘志坤

肿瘤病房里的一场“戏”

“赶紧过去，12床不行了。”护士的喊声传遍山东省立医院肿瘤化疗科。这是2012年的一个普通周一。一大早，科里正在进行交接班，几乎所有的医生在听到喊声后，赶到了12床。

患者是一位肺癌晚期的中老年患者，入职两年的陈健鹏是他的主管医生。实际上陈健鹏早就预判到这名患者的死亡，但作为医者，他认为应该尽全力抢救。半小时的胸外心脏按压，没有从死神手里抢回患者的生命。医学上，此时可以宣布患者临床死亡。

就在陈健鹏准备停下时，患者的两个还在读大学的孩子扑通跪下，一人抱住陈健鹏的一条大腿，“陈医生，你救救我父亲，我还没好好跟他说话，还没跟他告别……”面对家属如此强烈的抢救意愿，陈健鹏告诉记者，“我们不得不再去做没有意义的抢救。”

又是快半个小时的按压，忽然“咯噔”一声，陈健鹏的心一沉，他判断，患者，或者说逝者，肋骨断了。陈健鹏停了下来，即使家属仍在苦苦哀求。

晚上回到家，陈健鹏觉得胸口特别疼，他想到了患者临终那一刻的痛苦。更觉得，医者用治病救人的本能，全力以赴上演了一场以临终者痛苦离世为代价的戏给活着的人看。

过去大部分家属都存在这样一个生死观，以为全力抢救就是尽孝，医生也在积极配合过度医疗，这会令病人增加无端的痛苦。“不应该这样。”从那时起，陈健鹏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

“死亡，有时是一份礼物”

“世间没有哪一种帮助的意义，大过于帮助一个人好好地死。”2014年年底，陈健鹏从一本书中看到这句话，泪流满面。陈健鹏想，帮一个人好好地死，就是帮助他好好地活到生命的终点，“我忽然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。”

2014年，陈健鹏开始致力于安宁疗护。“病人应该是一个有着各种文化背景，有着自己独特经历，对身体、心理、社会甚至对人性都有一定诉求的人。”陈健鹏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在缅怀逝去的亲人时，我们该如何看待死亡？

对很多医者来说，他们会永远记住自己送走的第一个病人。但陈健鹏印象更深的是他成为医生两年后送走的一个病人。惨烈，是陈健鹏对当时场景的形容。

一位位患者的离世让陈健鹏思考，一个人应该怎样离开？是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增加病人痛苦，还是让病人安详走完人生最后一公里？一位位患者的离世也让陈健鹏觉得，人不应该像一只把头埋进沙漠里的鸵鸟假装死亡不存在，而应直面死亡，更好地活在当下。

说，安宁疗护做的，不仅仅是给病人装在瓶子里的药，还有一双伸出去安抚病人的手以及温暖人心的语言。

很快，2015年年初，陈健鹏关注到一名卵巢癌晚期患者黄甜(化名)，还有两三个月时间，她的生命就要走到终点。多种原因叠加，陈健鹏果断请假一个月，赶到潍坊临朐，为黄甜进行居家安宁疗护，指导她用药，指导家属如何更好照顾她，以及帮她解开心结，完成心愿。

30岁左右的黄甜已婚未育，母亲早早离开，父亲再婚后，她跟父亲和继母的关系并不好。从确诊癌症晚期到生命走到尽头，仅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但在黄甜的生命还剩不到24小时时，她说了这么一番话：我不再惧怕死亡，有你们给予我的这些美好与爱，这辈子值了。

确诊癌症晚期后，黄甜跟过去追名逐利的生活彻底告别，爱人对她不离不弃，陪她感受了日出日落，她还完成了跟父亲的和解……她觉得，患病后这一年的生活比过去30多年的生活都要精彩。从黄甜身上，陈健鹏看到，死亡有时是一份礼物，当我们知道生命的终点时，会加倍珍惜眼前人，加倍活出生命中的美好。

2015年，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一项全球死亡质量排名报告，在80个国家及地区中，中国大陆排名第71，尽管这一排名在2021年升至53名。陈健鹏认为，原因之一是安宁疗护理念未在中国大力推广。

好好告别的黄甜，成为陈健鹏的一颗启明星。不久后，他创立

了公益组织——济南市启明星生命关爱中心。从2017年起，启明星团队开始推广生死教育，目前已拥有500多名志愿者，做过300多场活动，帮助300多个有临终患者的家庭进行安宁疗护。

最终为了“生死两相安”

2020年，陈健鹏收治了60岁左右的结肠癌晚期患者董国良(化名)，他的生命还有两到三年。两年后，抗肿瘤治疗到达一个节点，董国良的病情急转直下。陈健鹏觉得，是时候对董国良进行安宁疗护了。但实际上，董国良在确诊之初就开始参加启明星团队的活动，早就接触过安宁疗护理念。

在启明星团队帮助下，董国良列出了最后的四个心愿。首先是减轻身体痛苦。2022年五一前夕，董国良腹部积水严重，特别痛苦。在省立医院B超室放假的情况下，陈健鹏帮董国良联系到就近的一家医院，成功插管将积水引出体外。

在启明星团队得到很多关爱后，董国良列出的第二个愿望是回报社会，捐献遗体。但癌症晚期患者的癌细胞全身转移，唯一可以捐献的是眼角膜。跟很多中国人一样，董国良的第三个心愿是落叶归根。这些，陈健鹏都助其完成心愿。

离世前，董国良曾悄悄告诉陈健鹏，他已经接受自己即将离世的现实，但与他感情深厚的妻子一直无法接受，董国良的最后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自己离世后，启明星团队能够帮助妻子走出哀伤。“安宁疗护不是在患者生命终结的时候就结束，还要继续安慰活着的人。”陈健鹏说，启明星团队的心理咨询师留下了董国良爱人的联系方式，经常跟她交流。

董国良去世后，一天，陈健鹏收到其爱人发来的信息：陈医生，我最近特别思念丈夫，经常半夜惊醒，觉得特别孤独和恐惧。收到信息后，陈健鹏和团队的专业人士上门，对她进行了几次心理辅导。

“安宁疗护的最终目的是生死两相安，离开的人没有痛苦或尽量少痛苦，有尊严地离开，活着的人也不再遗憾。”不久后，陈健鹏再次收到对方发来的信息：你们帮我打开了好几个心结，我不再恐惧了。

清明前夕，AI数字生命从业者林志直呼：服务器压力好大！社交平台上，AI“复活”亲人的相关话题，热度持续上升。在从业者林志看来，AI“复活”技术不仅能承载对亲人的思念，还有更大用途。不过这项新技术诞生不久，因未经授权擅自“复活”逝世明星等，也陷入了伦理与法律的争议之中。

记者 陈晨 徐宁

90多岁爷爷跟“数字”自己的对话

去年中秋，在上海创业的林志趁假期回到山西老家，为自己90多岁的爷爷做了一个“数字分身”。看到屏幕里可以跟自己对话的“数字”自己，林志说爷爷感到惊喜，也不住感叹科技的进步。

90后小伙林志已有多年的创业经历。AI“复活”的想法，最早出现在林志脑海里是2020年。那时他的爷爷去世，在上海的林志强，要是能有一种方式让爷爷活下来就好了。

林志的爷爷是他用公司团队研发的程序复刻的第一人。去年中秋，林志对爷爷的生平进行了大量采访，随后将爷爷的照片、视频、语音以及文字资料等导入程序，几秒钟就生成了爷爷的“数字分身”。

屏幕上的是爷爷的图像，林志按住屏幕上的按钮开口，“爷爷您今年多大了？”话毕松开按钮，屏幕上的爷爷张口说，“我今年91岁了。”“数字爷爷”说话时，还伴随着轻微扭头和眨眼。

“经过训练，数字分身会跟本人越来越像。”林志解释，可以随时在程序里更新数据，比如他更新文字资料“孙子林志今天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采访，感觉很开心”。之后再跟“数字爷爷”对话：您孙子林志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？“数字爷爷”可能就会用爷爷平时说话的方式讲出这件事。

成功复刻出“数字爷爷”，也让林志懊悔，为何没在爷爷生前多多收集他的数据信息，好寄托哀思。

是承载思念还是揭伤疤？

2022年底，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(Generative AI)掀起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新科技浪潮。今年，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

2月，音乐人包小柏用AI“复活”女儿，让AI“复活”技术开始走进更多人的视野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包小柏说，丧女后，他和妻子陷入巨大的思念和悲伤中，如今每天跟“数字女儿”聊天成了习惯，也得以慰藉。

很快，AI复刻数字人成为

不少网友寄托思念的工具。

除了成为一种新的缅怀方式，在林志看来，AI复刻技术在活着人身上也大有用途。

林志的一位投资人给自己5岁的孩子制作了一个“数字分身”。孩子会背几首诗了，又学会了几个英语单词，今天去哪里玩了……都可以用“数字分身”记录。一年年的记录，等孩子长大，可以和家人一起回顾自己的变化。

面对新兴的AI“复活”技术，有人认为复刻出的数字人都是假象，更有网友直言无法接受，“何必打搅亲人的安眠”。在AI“复活”明星被诟病为流量密码时，也有网友担忧，此前AI换脸技术被利用成为一种新型诈骗手段，会不会有人再次利用AI“复活”技术进行诈骗？

鼓励AI新技术发展 用好这个工具

正在从事AI创业的林志表示，不排除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技术牟利，扰乱市场秩序，行业乱象确实存在，也一定要严厉打击。

为了更加规范，林志团队要求客户在复刻他人时必须出具获得他人授权的证明。如果想复刻去世的亲人，必须提供跟逝者的合照并签署相关协议，保证尊重隐私，没有侵权。下一步团队会借鉴对接现有的技术，比如人脸识别等，还将与大数据、电信等部门联动，“越来越合规，才能走得更远。”

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钟兰安表示，对于AI“复活”技术，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，但民法典设置了人格权编，因此在使用AI技术复刻人时应受相关法律规制。未经授权用AI技术“复活”已逝明星就侵害了明星家属的人格权益，钟兰安表示，相关责任人应承担停止侵权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的相关民事法律责任，如果情节非常恶劣，构成犯罪，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。作为一项新技术，AI“复活”亲人能满足部分人的一些情感需求。但在行使AI“复活”亲人这项权利时，要考虑到权利的边界。AI技术公司在使用AI技术时，同样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，还要考虑到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一些伦理和法律上的冲突，积极采取必要技术手段防止这项技术被他人滥用。

『数字化永生』争议：有慰藉也有刺痛

专家：满足部分人情感需求，但要考虑权利边界